

文庫11
A1722
1

沖冠嶺編纂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明治新刻
版權免許

魁盟書屋發行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沖冠嶺編纂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魁豐書屋發行

田部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貞教

錦洞生能學書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序

冲君冠嶺皇朝百家論文鈔蓋文苑之寶
籙也前編既刊行今又著續編四卷觀其
芑羅諸家文於凡前史世之治亂事之是
非與人之賢否淋慝扶摘靡遺操觚之士
苟欲具史眼學文體舍此而何求焉余嘗
謂史無卓識正論則天下之名教數而不
救特恠漢土歷代儒者之論史殷湯周武

序一

貞教

錦河生能學書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序

沖君冠嶺皇朝百家論文鈔蓋文苑之寶籙也前編既刊行今又著續編四卷觀其芑羅諸家文於凡前史世之治亂事之是非與人之賢否淋蘊扶摘靡遺操觚之士苟欲具史眼學文體舍此而何求焉余嘗謂史無卓識正論則天下之名教斁而不救特恠漢土歷代儒者之論史殷湯周武

明之行討伐而代其君猶曰非篡弑李唐
趙宋明之為威迫而取天下猶曰出禪讓
是皆有所為諱而粧飾其言彞倫所重仁
義遂屬虛文矣如我朝則萬世一統終天
不革而孔子春秋之義赫然常存易所謂
改命也者天智之釐制後三條之中興業
可以當之而未嘗有如湯武李趙之更者
也故有能文之士出咸懷騰聲飛實之思

竊以為一枝柔翰之用尚可以維持國體
焉不可一日廢也蓋自源賴朝開霸府歷
足利以下諸氏至德川氏數百年之間王
室式微金甌垂缺士之有慷且慨於此者
久終能回頽日於虞淵而再揭之於中天
於是乎文治復古盛隆無比乃知史筆之
卓識正論有以啓之也夫論之為體辨然
否分竒正追乎無形窮乎無聲靡堅不通

靡深不鉤因以宣美刺之意終皈于諷規
 以此為文之綿叢則又足以究史之黼黻
 矣然則是書殆將關係世運豈止裨益學
 者而已乎哉

明治己卯歲抄 學橋大郷穆撰

桂洲漁長書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目錄

卷之一

和田義盛	賴	襄
常盤	信夫	粲
北條時政	齋藤	馨
北條義時	鹽谷	實山
全	賴	襄
北條時宗	全	
護良親王	全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目錄一

護良親王

安積 信

北畠親房上

全

全 下

全

全

岡田 僑

藤原藤房

安積 信

論楠中將公諸葛亮有優劣乎否

新田義貞

安積 信

全

齋藤 馨

足利尊氏

賴 襄

全

松林 漸

全

木下業廣

全

安積 信

楠正行

藤井蘭齋

全

松林 漸

卷之二

足利義滿上

安積 信

全

下

全

全

賴 襄

細川賴之

安積信

楠正儀

松島坦

全

巖村秩

全

賴襄

足利義教

全

足利義政

全

全

安積信

足利氏

賴襄

大内義弘

岡田僑

上杉謙信

青山延光

信玄謙信論

全

武田信玄

全

柴田勝家

賴襄

卷之三

北條早雲

青山延光

織田右府

全

織田信長

賴襄

全

青山延壽

織田氏

安積 信

毛利元就

青山延光

北條氏康

安積 信

北條氏政上

全

全 下

全

北條長氏

青山延光

明智光秀

賴 襄

入田親真

安積 覺

卷之四

豐臣秀吉上

安積 信

全 下

全

豐臣太閤

青山延光

豐臣秀吉

鹽谷世弘

前田利家

青山延光

小早川隆景

全

佐佐成政

全

蒲生氏郷

全

全

牧 軼

伊達政宗

青山延光

加藤清正

巖村 秩

加藤嘉明

青山延光

黑田孝高

全

德川家康

安積 覺

全

中井積善

全

賴 襄

細川忠興

安積 覺

忠興妻明智氏

全

本田正信

中井積善

真田信幸

安積 覺

鳥居元忠

全

大谷吉隆

全

織田秀信

中井積善

三成行長惠

安積 覺

大久保忠憐

全

板倉勝重

中井積善

福島正則

安積 覺

則不然夫義盛視利不知義者也初要賴朝於困窮
預求為侍所別當其人如此故一播之禍賴家命之
討北條氏乃先告之時政以誤賴家何敢受實朝旨
以圖義時哉實朝亦不至察義時之姦引義盛自援
也其頗眷之者以其更事欲聽談說耳寵朝盛者愛
善歆耳觀其戒朝盛勿同宗族使誠有密謀何以
顯之言迹如此乎且義盛亦何以舉族嗾訴乎凡圖
是人者人唾我罵我不肯怒也怒者非圖之也使
之怒者乃圖之也吾故曰義時與實朝圖義盛夫此

事何由而起哉泉親衡擁千壽起兵千壽故賴家子
是實朝所大忌惡也而義盛子姪黨焉故義時乘其
畏而讒搆之曰欲為賴家復仇不然知和田氏之為
強宗公然縛其姪以面辱之夫唾人罵人而不顧者
必有所恃也義時之為之非恃實朝之畏忌之哉將
士疑所屬則以實朝不在幕府故以其手書令之而
定矣嗟夫義盛雖不能忠實朝而能疾義時者也義
盛亡則義時無復所憚而實朝勢孤是以遂斃於義
時而其斃之則使賴家子乃其所以讒搆義盛焉而

滅源氏。我則全吾道耶。又將寧忍恥包恨。枉從其意。以救濟一母三兒。以待源家興隆耶。蓋不見兩夫禮也。見兩夫權也。天下不可一日無禮。而亦不可無權也。今有一夫一婦。鞠養一母三兒。而處室者。其夫死。皆將窮困而餓死。其友憐之。使其妻携母與三兒。而醮諸富貴家。其妻固辭。其友曰。良人死。則必獨守從一之義焉耳。一母三兒餓死。則餓死矣。我寧全吾道而已矣。此所謂獨自善者。由君子觀之。則以爲能守禮乎。抑以爲不知權也。昔者孔子爲伯魚娶。而鯉也。

死。則使其妻醮。由不知權者觀之。則以夫子爲不知禮也。常磐意謂與其獨惜其名。而不從其意。孰若污吾身以救母兒命。報之於異日也。人之不我知。牛馬任其呼。斷然決意。遂弄之於股掌間。以緩一時之急。則亦得權之大者。是豈優柔不斷。尋常婦女輩之所能爲乎。雖然禮常也。權變也能知其常。而後權可以處矣。不然則其不游蕩放肆者幾希。史又稱常磐寵衰。出嫁于人。嗚呼。何其無特操也。前從其意。是爲母兒。後嫁于人。果爲誰乎哉。

譖而不悟耶嗚呼吾知其不然矣蓋時政輔賴朝霸天下非欲從賴朝而終也欲借其威以圖私也故陰謀狡計結賴朝於衽席之間使其盡除同室骨肉而獨已是倚剪其手足而已為之心腹腎腸將待其死而為所欲為於是賴朝已死輒廢賴家立實朝無所敢憚然自賴朝後君臣之分一定實朝雖幼亦君也我欲以孫視之彼不肯以祖仰我且我既殺賴家矣實朝自顧安保不復遭賴家之禍耶乃先制之謀於是乎生至此時時政免誅之不暇而何有於祖孫吾

是以先廢之而立無功無望之女婿如異日立親王威權在已欲立則立欲廢則廢唯吾所為而無敢違者然後廢之自起而代之不難故立朝雅者特以其源氏故姑置諸將軍之位觀天下之變爾非立之也試之也不然時政雖老悖曷用此迂謬不情之事哉故自吾視之時政者老而益狡也非悖也是以後妻之勸立朝雅口受而心不受其謀雖妻妾不使知也然事輒泄政子與義時奉實朝而身為其所逐則已之謀妻妾不知而子女之謀已亦不能知也乃

謂之老悖可矣

綱目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北條義時

鹽谷箬山

承久三年。下詔討鎌倉執權北條義時。義時舉兵犯京師。官軍敗績。義時廢新帝。立後堀河帝。遷三上皇于隱佐土三州。北畠准后以為鎌倉無罪而朝廷加兵。其曲在上。水戶義公修史亦不列義時於叛臣。其論猶北畠氏也。鹽谷子曰。異哉二公之言也。有人于此。暴怒鞭其子。其子勃然邀而搏之。因縛而幽之。語人曰。吾無罪而父鞭我。吾是以執聞者以子為當乎。君臣猶父子也。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順。臣獨曰。君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

卷之十一

七

之不仁。而報之以不義可乎。古之聖人憂夫亂賊之間出而彘倫大戮也。常嚴其名分。使知臣之必不可畔。畔必不免誅。趙盾之罪。不過不討賊耳。而春秋書之曰弑趙鞅之罪。不過保邑自全耳。而仲尼書之曰叛。夫弑者非真弑也。叛者非真叛也。而聖人尚且原其情。誅之。而況於真叛且弑者乎。義時以陪臣敢抗天朝。舉兵犯闕。一日而執三天子。置之窮海絕島魑魅之境。其悖逆無道。天道之所不容。億兆之所共讎。而君子允之何哉。抑義公之所以允之。謂其元老謀

之天下為之用也。謂其奉新帝續皇統以定天下也。謂其事成志得。而位不踰四品。世々能守節儉。以安四海也。夫所謂元老者。廣元康信之輩。視利而避害。知便其身圖。而不知有朝廷者。而天下之為之用者。亦視其勢之強弱而已。始非問義之當否者矣。皇統之在於世。猶日月麗天也。續與不續。非人臣之所得而與也。則其奉新帝豈義時之功乎。至其位不踰四位。與世々能守節儉。則亦畏多陰謀禍被後嗣故焉耳。安在其為安四海哉。若必如義公之所取耶。則是

足利尊氏得人心與其位不過亞相亦出公正之心而立光明帝則為忠義之為耶。且義公立叛臣傅舍義時而收源義仲。夫義仲雖暴未至如流天子之甚也。義時而既赦則義仲不宜誅。義仲既誅則義時豈獨赦乎。今有二人焉。一人罵父一人囚父。斷獄者罪罵者而舍囚者。其為得當與。吾嘗謂義時姦賊之左者也。公曉之弑源右府義時使之矣。故稱病避之以成其事。若以春秋刺心之法論之則公曉之事。義時已可受首罪之誅。而況於承久之變哉。嗟夫亂臣賊

子幸而得志於當時者。自古有之。所賴者賢人君子誅之以筆札而垂之萬世。足以落亂賊之膽而防彝倫之斲。彼北畠水戶二公者。世所謂碩賢偉人天下之所仰而取則。而其言論乃如此。安知亂賊之禍不由是滋矣哉。義公又義時比魏司馬昭。夫昭之心雖路人知之。彼義時者乃獨免君子之責。嗚呼。是其所以為姦賊之左也夫。

將軍幕何哉曰遂復祖父仇也夫以十萬貔貅之衛
糜戟之環列而敢欲突入剽刃其腹豈無大援內為
之主者而然哉時政嘗眷二孤親冠其少者至與其
名之偏名之蓋指教其復父仇之便而至祖父仇則
陰使人嗾之也當時至事聞鎌倉使政子驚泣則其
危可知矣幸而免耳故曰為之不中也義時與曾我
之子結為兄弟蓋知其故矣故學焉蓋亦使人嗾公
曉曰今將軍者子父仇也子伺其拜賀刺而斃之又
賺之曰苟能斃今將軍則子者故將軍之子也可以

代之觀公曉成事報三浦義村使迎己而義村告之
義時趣命殺之滅其口也故曰再為之而中也而義
村真其謀者也大江廣元亦知其謀而為不知者也
史稱廣元與義時諫實朝驟進官位必嬰禍殃又勸
實朝及未昏行禮衷甲而往不聽皆於事後飾言於
衆以掩己知其謀耳豈非欲揜益顯者哉夫以義時
之狡黠如此而又有多知之士為之腹心者一時老
臣宿將蓋頗察知其故而蹤跡詭秘莫能見端倪故
以政子之智而終身不悟也况實朝之紈袴乳臭日

在其機械而不省曷足恠耶或稱實朝亦知禡之迫而不可解免欲赴宋遁之命工造船不可用而止及拜賀之夕將出作歌為訣吾以為皆戲也審然何有不告政子政子聞之必大會諸將士窮誥義時卽座囚之而特釋其族則不終朝而事定實朝雖優柔而在政子辨之不難且愛其子與庇其弟其情孰重故曰不悟也猶不悟其父之危其夫也然則北條氏之蓄此謀數十年今而發之中矣而不自代立何哉曰使人仆之故亦使人代立焉苟已代立世將曰已欲

立而仆之也故不敢立而引二歲嬰兒立之曰是亦與故君連姻者也可以立此位矣其實猶立木偶也故稍知覺運動則去之更立不知覺運動者代之是北條氏本謀所以貽於九世者也

我懼而服也。又遣使，猶以和議為言。使我聽之，則我為趙宋矣。稱藩納幣，一不如其意，將又加兵焉。彼既得我要領，乘我罷敝，大舉而來，其勢便於攻宋，一阻一江，我環大海，宜若易守也。其實有難焉者，彼攻宋自一面來，攻我自四面來。扼吾要喉，斷吾糧道，杜絕吾兵之策應，其禍豈可勝言哉。而當時廷議必如宋之君臣，苟免近禍，而不恤其後，兵民之心亦如宋之將士，不敢決於防禦。如時宗，則雖未知宋事，而能慮及此也。以為不若早絕之，以速其來之易防也。是以

斬其使，以示不惧，以報彼前日之寇辱，而決我後日之守心。誰謂之無謀慮乎。吾以為宗廟之靈，誘時宗之衷，以決此計，不在颶風也。是故時宗之所以處元防，元不唯濟當時，皆可為後法。曰：所以處元，則然所以防元，如何襄曰：節用蓄力，不內自擾，敵以逸待勞，因其方面之兵食，而遣一將令之而已。曰：彼幸自一面來耳，自四面來，則何以防之。襄曰：四面皆有兵食，在我所令之。襄備論之，使後世萬有一逢如忽必烈者，必以趙宗為戒，而以時宗為法。

傳其魁以示不期以津越前日之五尋而大無海日
 之平心語謂之...
 傳其魁以示不期以津越前日之五尋而大無海日
 之平心語謂之...
 傳其魁以示不期以津越前日之五尋而大無海日
 之平心語謂之...

護良親王

賴襄

世稱護良親王察足利尊氏之姦雄欲先誅之而後
 醍醐不聽反聽尊氏之讒囚護良付之足利氏致斃
 於其手中興之不終決於此而致乘輿板蕩天下鼎
 沸五十年者皆尊氏之為也賴襄以為不然曰當是
 時天下之桀黠若尊氏者豈為少哉殺一尊氏則一
 尊氏生矣且尊氏肆斬親王之僕隸戢不法云爾其
 反跡固未著也其有異志未可必也使帝聽護良執
 而誅之以何辭徇天下天下必曰朝廷忌武臣有望

者。因事誅鋤之耳。雖若新田義貞輩。人人自危。變其忠志。為自固之計。則是又殺一尊氏而生數尊氏也。中興之業。不待他日而墜矣。故護良之說。非也。帝之不聽是也。曰。帝之不聽護良而殺尊氏。則然矣。其聽尊氏而殺護良。如何。曰。非聽尊氏而殺也。帝固欲殺之。不待尊氏也。何以言之。帝初愛護良。至欲為儲貳已。而三位姬得寵。生恒良。義良成良。欲立恒良為太子。久矣。護良雖削髮為僧。而贊帝謀畫。及帝徒隱岐。蓄髮將兵。樹功最大。是姬之所最忌。忌其害太子也。

姬從帝於艱難。猶唐韋后之於中宗。哀誓固寵。所言皆聽。蓋浸潤之譖。日夜先入。護良之下。令新田氏。權用諂體。是承制也。而可譖曰。是有立之志。猶唐肅宗靈武之事也。帝始歸闕。護良未入朝。而兵歸焉。如雲。帝遣使詰其欲。可為。促使歸僧服。帝何以為此無情之言乎。可以見其已猜嫌之矣。護良不察。而望為元帥。帝益猜之。而勉從之。欲殺之之機。已成矣。護良復不察。而請誅尊氏。姬知有此大隙。而幸之。教尊氏使告其叛也。而帝欲殺之之機。決矣。尊氏雖侮朝廷。非

有所恃。烏敢駕虛言。誣大事以構天子之父子哉。是以護良獄中上書。而莫敢奏達者。當時中外知帝意在殺之也。夫監護良豈無他人。而付之其深仇。非其意殺之而何哉。初護良已為大將軍。宜遣鎮關東。而不遣也。遣成良。以上野大守。鎮鎌倉。遣義良鎮陸奥。而恒良為皇太子。及護良得罪。陞成良為大將軍。兄為國儲。二弟典兵權。可見帝最愛此三子。至此成其志矣。成其志。乃成姬之志也。乃成尊氏之志也。尊氏初志。或未至此。視帝之所為顛倒。每事便於我。翹然

自喜。遂覲。覲非望耳。猶唐玄宗自殺二子。愛楊妃。而寵安祿山。自取播遷之禍。尊氏門地。非奚胡之比也。而論其才。則姦而不雄者。帝養之而成其為姦雄也。不然。以帝之英毅。不世出。苟執其初心。無所惑繆。則雖有百尊氏。何能為。而何必殺之。

戮者。以受親王之令也。建武中興之業。楠氏新田氏。諸將竭力於戰鬥。而發縱指示。則在于親王。謂之中興第一。亦可矣。夫親王之功赫赫如此。縱使有大過。猶當據周禮八議之法。議親議功。宥三死而優遇之。况姦臣尊氏將圖不軌。忌其威名。賂寵姬讒之。皆誣罔之言。帝不悟。遽幽囚之。何耶。人之大倫。莫重於父子。以萬乘之英主。放大功之孝子。當時朝廷百僚。苟列疏直諫。以明其誣罔之寃。則帝或當霽宸怒。而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哉。若不得已而幽

之。亦宜付之忠貞仁孝之人。使其保令終之美。此之不慮。而顧委之鬼蜮虎狼之直義。遂為所魚肉。何耶。史載建武二年。親王謫於鑊倉。尊氏弟直義鑿土牢幽之。是秋直義使淵邊義博害之。牢中幽暗。親王方照燭讀僮書。見義博蹶然起曰。汝欲殺我乎。直進奪刀。義博斫其膝。踏之。將斷其吭。親王縮頸嚙刀。折鋒寸許。即拔副刀刺心者二。遂薨。義博提頭還示直義。面如生懼。而棄諸竹林中。侍女南御方索獲之。曰未瞑云。嗚呼。親王以堂堂皇朝之聖子。而為兇豎子所

害極其慘毒。讀史至此。孰有不髮豎眦裂。欲昂直義。義博之胸。而食其肉者耶。因竊謂勲勞節義之臣。皆有褒贈。誠朝廷之盛典。國家之美事。當時帝未察其寬。故無矜恤。猶可也。及尊氏已叛。親王之寬始白。宜首加褒贈。而寂然無聞焉。爾後數百年。未聞朝廷有此舉。竊以爲闕典。若世有仁賢君子。爲請褒贈。建碑於鎌倉土牢之址。如淡河楠氏墓。又造直義義博像。縲之蹲其前。如岳飛廟置秦檜萬俟卨像。則可以少慰親王於九原。而快萬世之人心矣。此亦昭代之盛

舉。我將且暮遇之矣。

皇朝詩話卷之二

Blank writing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北畠親房上 安積 信

吾邦上古文武一途。自皇子以至公卿。入則翼贊鴻猷。綜理機務。出則建旄擁兵。平盪叛亂。才與德並茂。文武惟其所用也。中世文武之途始分。近衛大將中將之職雖設。而宿衛寡弱。名存實亡。加之以太平日久。風俗柔婉。如婦女子然。昔梁朝士大夫峨冠高履。莫能乘馬者。建康令王復見馬嘶歎。大駭曰。虎也。誰謂之馬耶。侯景之亂。百官皆束手受戮。吾邦縉紳殆類之矣。然惟非不能也。特不習焉耳。當後醍醐帝蒙

續皇朝詩話卷之二 卷之二 三十一

塵公卿相從于騷亂之中。耳孺目熟皆兵甲戰鬪殺傷之事故。能通武畧。若藤原隆資。藤原實世之徒。足爲一方于城。而親房尤傑出者矣。親房偕其子顯信。奉義良親王。往鎮奧羽。海上遇颶風。舟楫四散。與親王相失。漂至常陸。依小田治久。招輯東北兵士。高師冬率大衆來攻。親房擊敗之。後治久以城降于賊。親房走保關城。當是時。關東八州皆餓。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數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

之援。相持九月。賊兵日益盛。因貽書於結城親朝。乞援。親朝已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爲南朝元老。先賢稱爲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詞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憂王室。揭皇統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統決不可紊。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鑿齒所髣髴先

賢以爲得春秋遺意。若親房者謂之文武之良相。孰爲不然耶。

○北畠親房下之曰之安積之信

道也者。原乎天。而具乎人。非聖人造之也。特教之爾矣。天生五穀。邃古穴居野處。飲血茹毛之人。不知也。聖人教之曰。是稻也。宜下隰。是麥也。宜高原。是黍與稷也。宜衍沃。然後人知其爲稻。爲麥。爲黍。稷。而耕耘播種之法始立矣。三綱五常。天命之人受之。而倥侗顛蒙之民不知也。聖人教之曰。是孝也。是忠也。是仁與義也。如是則得其性。不如是則失其性。而後人知其爲孝。爲忠。爲仁。爲義。而講學之法始立矣。然則罔顛

而橫目者莫不有道也。奚獨至於吾國而無道乎哉。鴻荒之世典籍不傳其道不可得而詳焉。果有道則神聖所教。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曷嘗有二乎哉。北畠親房有曰。上古神聖天照皇以三神器傳諸皇孫。神鏡也者。象正直者也。神璽也者。象仁慈者也。神劍也者。象決斷者也。此言盖有所受之也。仲尼稱乾之德曰。其動也直。稱坤之德曰。直方大。稱人之德曰。生也直。直也者。合三才而一焉者也。仲尼贊易曰。顯諸仁。又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洙泗所教。魯典所

陳皆仁也。仁也者。盡人之道。而參天地者也。仲尼舉三達德。而勇居一焉。孟子論浩然之氣曰。至剛。勇云剛云。決斷是也。正直以爲幹。仁慈以發之。決斷以行之。三才之道備矣。聖人之事畢矣。三器之訓。鄒魯之教。如合符節。何則。道也者。原於天。具乎人。未嘗有東西彼此之異。故斯心同也。斯道同也。神往聖遠。斯道不明。異端邪說。得投其間。而肆焉。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天下脊脊亂矣。豺狼塞道。龍鳳潛竄。正成之仁焉而死。義貞之忠焉而死。顯家長年之

勇焉而死。堂堂天子削迹于京師。駐蹕于吉野。雖有親房不能善其後矣。豈神祇不靈歟。世益下而人為鬼魅歟。其無乃神靈之道不明。而邪說有以害之也歟。安得起親房於九原而商權之。

北畠親房

岡田 僑

准后親房之乞救於結城親朝也。源義公論之曰。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人或疑之。謂親朝罪浮。進明似矣。張巡守城而死。准后棄城而走。二賢之行相反者。何也。曰。所處之勢異。而所任者不同也。夫睢陽為江淮咽喉。無睢陽。是無江淮也。所係至重。故巡不可以去睢陽。唐因得全江淮財賦以濟中興。則巡之事畢矣。關城之於朝廷。非如睢陽之重也。准后所以去吉野而東者。用結城宗

廣計欲奉後村上帝如陸奧圖恢復也。不幸沮風船漂至常陸。宗廣路病死。親朝以父死懷異圖。小田治久亦叛。是以入保關城。非其初志也。准后為國元老。內輔佐幼主。外籌畫軍旅。實與國家共休戚。不可守一城而已也。其意以為嬰孤墉。徒死無益。不若還輔君為後圖也。此大臣為國家深慮者。准后之不可死於關城。猶巡之不可不死於睢陽。使巡為准后。亦不過為准后所為而已。所謂死輕於鴻毛。亦重於泰山。非此之謂邪。准后三子皆勇敢重義。而顯家舉陸奧

兵敗尊氏於京師。再舉敗義詮於鎌倉。其功烈最偉矣。惜其不守要害。懸軍長驅。賊躡其後。一敗殞命。非由失地利邪。方顯家取鎌倉。關東奧羽多屬尊氏者。未可遽出兵也。使其據鎌倉。招致東北官軍。蓄力養威。俟其兵集。使弟顯信率諸軍西向。則有應援之繼。而無回顧之患。尊氏既失關東之援。勢沮意懼。不敢久留京師也。我因與楠和田諸族合勢。伺釁乘機。可以制勝。此萬全之策也。計不出於此。以無繼之兵。當猖獗方張之賊。宜其取挫衄也。雖然當時至尊播越。

顯家切於勤王奉命即就途不暇其他亦足見臣節之純矣

○藤原藤房

安積 信

曩予偕門人小玉伯宣浴伊豆熱海溫泉浴後步履村中有古刹焉曰溫泉寺南臨滄海雲濤萬里遠帆浮鷗明滅夕陽之間孤鴻盤踞儼如蓬壺浩然有遺世之懷住持僧延予晤語指庭中老松曰是開山祖授翁所手植也授翁即中納言親房掛冠後潛入伊豆創此寺居焉而世終莫之知也予感歎久之而返則夜已二更矣海氣淒然不能寐因與伯宣論元弘人物曰南朝雖多文武忠勇之臣而可托天下之大

事者。藤房也。正成也。親房也。三人者。出處不同。世
或疑之。然其不同者迹也。其同者心也。善觀人者。不
於迹而於心焉。夫藤房以文官事後醍醐帝。相從于
播越顛沛之間。至三日絕糧。遂以此爲兇虜所竄。遂
及帝誅鯨鯢。復宸極。而不思其舊功。禮接無所加焉。
然不敢觖望。益致蹇蹇之忠。嘉言讜論。知無不言。而
帝弗聽。賞罰錯亂。武人皆抱憤怨。藤房知天下將復
亂。因天馬之事。極諫。時政欠失。帝大不悅。去之可也。
雖則去矣。未嘗不願其君之悔悟。此其心出于忠誠。

惻怛之深。而弗弗乎天理之公。可謂仁矣。正成以武
臣受知遇。擁孤城。破勁敵。取日於虞淵。而叛賊復熾。
正成屢進奇計。爲佞臣所沮。終弗用。死之可也。雖則
死矣。猶貽謀於子孫。竭忠貞於王室。此其心出于忠
誠。惻怛之深。而弗弗乎天理之公。亦可謂仁矣。親房
以文武長才。承優遇於後村上帝。言聽策行。位又陞
準三宮。固無可去之義。但時機已失。雖有智者。不能
善其後矣。然致股肱之力。鞠躬盡瘁。至死不渝。此其
心出于忠誠。惻怛之深。而弗弗乎天理之公。亦可不

謂仁乎。之三人者。其迹不同。而各自靖獻于先王。則其心曷嘗有異乎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於南朝君子。亦云伯宣以爲知言。距今僅十年。伯宣已化爲異物。而予亦髮種種矣。意者滕公遺愛之松。獨鬱如也。

論楠中將公諸葛亮有優劣乎否

或問曰。諸葛亮者。蜀漢之名臣也。楠中將公者。我南廷之忠臣也。二人皆命世之英雄矣。抑亦有優劣乎。潔對曰。鳳雛者。非倫也。何必於優劣。孟軻氏不云乎。尚論古之人。於是論其世。漢之季。天下鼎沸而魚爛。曹也。孫也。劉也。謂之三國。既已三國矣。天下無復有漢也。夫劉備者。推埋屠狗之兒耳。自稱爲漢孽。鼓唱閭左。因以借恢復之美名。而亮能扶翊之。以使成之名也。蓋亮之於備。猶備之於漢矣。曰。亮在草廬亦

劉氏之民耳。劉氏而起者，亮豈不扶之乎？亦何暇問其真偽？曰：使亮果慕漢若孺子之慕慈母，則其真偽固不暇問，而且何三顧之問？又何扶曖昧愴父之劉備而擠顯然舊闕之劉璋耶？是決知其不然也。且三分鼎立之策，亮已決之於草廬，見備之初，而謂之恢復者，譎也。故至其三顧相遇之際，則曹亦可，孫亦可，又何擇焉？瑾仕孫，其兄也；誕仕曹，其弟也。亮未嘗一言沮之，則其情亦可以見矣。若我楠中將公，則首應夢賚之召，率敵愾之師，勵精金石，比身亮毛，所奉則

神統無二之王也。所討則強梁逆匪之賊也。亡論竒計神算，待敵如鼠狗，即其忠烈義氣，直邁孤守位固，不稱其德，而能效蹇蹇匪躬之節，運當坎否廟謨沮格，而從容殉難，垂義訓于後昆，故其精氣炳燿於天間而不衰。蓋若公，則日月不足以爭明也，星辰不足以爭高也，而况亮乎？亮欺孤弱，損唇齒，而數為魏兵所挫，受兩朝之遇，馮諸將之翼，而猶不能遂其業，亦獨何為者也？嗚乎！自世之右文也，目櫛西土之書，動輒頡頏，彼我殊不知彼之書，概過縟溢美，不可盡取。

信于史也。如之何其遽舉之優劣。以為尚古之論乎哉。

○新田義貞

安積 信

好利人之恒情也。苟不好利。而惟義之從者。千百人蓋一人而已矣。利莫大於得天下。蘇張之所辨。良平之所謀。劉項之所百戰而爭。皆此物也。苟不以天下為利。而惟義之從者。千萬人蓋一人而已矣。彼義貞者。獨非人乎。何其不好利。而好義之甚也。當朝廷紀綱不脩。武人思亂。時義貞一搖足。則天下不歸尊氏。而歸義貞矣。然不以利易節。保護天子於艱難之間。誓不與賊並存。雖屢敗。而志氣不撓。以圖恢復。既而

帝爲尊氏所欺。不敢與義貞議。竊講和入京師。令之
赴越前。其負心亦甚矣。而無幾微憤怨之色。擁親王
入越前。日夜竭力於兵畧。欲以取日於虞淵。其盛族
臣僕皆致死力相從。不幸時不利。先後殉國。莫肯一
人降賊者。其忠誠義烈。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可
以維持萬世之綱常。較之貪一時之富貴。而遺腐臭
於千歲者。奚翅天淵之相懸哉。夫義貞之大節。赫赫
如此。雖有小失。竟不可以累之。故修史者。於傳中不
載其失。爲賢者諱。極得春秋微旨。予則責備賢者。曰

抑揚頓挫甚妙

立天下之大功者。必投天下之機會。機會難得而易
失。尊氏大敗奔西州也。賊虜爲之奪氣。當是時。卷甲
而追之。可一鼓而擒。此王室中興之機會。其投不投。
間不容髮。楠氏有見於此。故勸義貞西討。義貞顧妮
一婦人。遂失之。由是尊氏凶燄復熾。勢如破竹。楠氏
諸將皆死。而天下之事去矣。嚮爲身死而不爲。今爲
一婦人而爲之。嚮爲得天下而不爲。今爲一婦人而
爲之。無乃失其本心乎。莊周云。畏途者十殺一人。則
父子兄弟相戒。必盛率徒而後敢出焉。人之所取畏

者。社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夫恒人。妮社席。不過殺其身。今殺數十萬忠臣義士於社席之上。不亦大可哀耶。語云。千仞之堤。潰于蟻穴。又云。人不躓于泰山。而躓于蟻垤。千古英雄。以此誤機事者。不可更僕數。嗚呼。予獨爲義貞道乎哉。

新田義貞

齋藤 馨

王室衰。而足利尊氏之伯成。然其所以成者。新田義貞成之也。其故何哉。用兵之機。如防火然。火之未熾。滅之誠易。我撲之未滅。而優游觀望。將待援至而謀。則死灰復燃。卒為滔天之燄。今吾兵足以致勝矣。然且遲疑而不進。則彼勢再張。不可復制。尊氏始反。義貞征之。沿道敵兵莫不皆破。一破之矢矧川。再破之鷺坂。三破之手越河原。而至伊豆府將。逼鎌倉。尊氏懼入佛寺。欲薙髮以降。將士皆不知所以為禦者。義

貞釋此時不進。而待山道軍數日。山道軍未至而我氣已倦。是以尊氏欲降之。必變為拒我之計。將士之畏懼者。又奮而欲鬪。彼乃據函根竹下之險。我不得輒進。地利不便。一戰即敗。自此而往天下之豈不可復為矣。何者海內武人之怨王室仰尊氏者。皆顧其名分之順逆。成敗之未知可。而其心未決。至義貞敗而尊氏入京。乃曰。官軍不足畏也。何憚而不歸將軍哉。天下之勢自此而去。則此一戰者。興廢治亂之所由判。而惜乎。義貞之不察乎此也。使其乘累勝之威。

疾馳而進。加雷霆之擊。直義敗走之餘。計無所出。必與尊氏俱髡而降。則不日而豈定矣。義貞之攻高時也。出其不意。乘勝而進。故鎌倉不能禦。而一舉皆亡。何義貞之於鎌倉。得之前日。而失於今日也。或曰。前日之鎌倉。士心已離。而今日則人望所歸。縱令一勝。必未可拔也。曰。是則然矣。然其前有北條時行者。以世霸之遺嗣。乘怨王室之士心。據故府之地。勢必難拔。而尊氏忽破之。則尊氏之據鎌倉。豈出草創。人心未定。破之又何難哉。而義貞坐養其勢過矣。及尊氏

西走義貞又不窮追。致成再燃之勢。此世之所議也。然此時天下之心嚮尊氏已固。故勝亦興。不勝亦興。其勢不可以一勝敗沮。而使其然者。由其初之一敗也。不破之於初窮之於西走之日亦勉矣。故曰尊氏之霸。義貞成之也。雖然義貞致力乎王室。而鞠躬盡瘁。圖恢復於垂死之餘。則其一心貫日之忠。可以掩用兵百敗之罪矣。

足利尊氏

賴 襄

足利尊氏之有直義。猶趙匡胤之有匡義也。匡胤篡有周室。由出征握兵。反劫其君。尊氏受東伐之命。因得煽兵犯關。其事勢一也。而匡胤之謀。決於匡義。尊氏之逆。成於直義。尊氏之才不及匡胤之什一。而其所犯者。後醍醐。與恭帝。隔如天地。是以不能速取之。而累其逆節。緊直義所贊焉。其有功於已如此。尊氏之始決反於關東也。有家國之事。一委直義之語。自是政事概此自出。盖以其事成不可知。故併禍福仕

之也。已而其事稍成。轉禍為福。則忌之之意生焉。尊氏為大將軍。稱直義為副。隱然如儲貳然。而義詮出在鎌倉。是匡義代立。德昭不得立之勢也。使尊氏不幸早死。則直義為匡義之所為無疑矣。則烏得不忌乎。是以罷任高師直。以分其權。聽其專擅。而莫之禁。是直義所以與師直相惡。匡胤友於匡義。故無敢離間之者。使其不友。則如趙普者。必勸匡胤除之。師直雖專擅。非知尊氏之忌之。安敢公然以兵劫而廢之。而尊氏亦許而不罪乎。故直義出奔。乞降南朝。懼尊

氏意在必殺也。非獨懼師直也。夫師直以兵劫而廢直義。直義又以兵劫而除師直。而尊氏不罪彼。而咎此。其意忌乎此故也。尊氏初廢直義。乃召義詮代之。又封基氏於關東。然後尊氏之志成矣。而直義劫制尊氏再執政權。亦恃大謀之成於已也。是以尊氏亦勉從之。而其忌益甚。固其宜也。直義之東奔。尊氏所大懼。懼其據根本。自為其嘗所以贊已者也。是以親往。親往則不得不和南朝。至廢其所立。迎駕返闕。其大懼也。可以見焉。而以直義之狡黠。而終不得志於

關東。輒被執殺。何哉。不特以弟敵兄。衆情不附。亦罪逆之所由。先受天誅也。抑以基氏在焉。而尊氏夾擊之。其勢易辨也。夫尊氏之犯君猜弟。制於其臣。不復論可也。至建親藩。其計之得者矣。假令尊氏早死。未必至如匡胤之子悉魚肉於弟手也。其後京師雖多外患。內變賴關東之維持。終得以濟。尊氏之所措畫。可謂善慮國家矣。匡胤務削將帥兵權。而宗室無尺土之封。內自削弱。既不救於家禍。又失於國計。是以不能併燕雲。而貽靖康之禍。屢保江南。不若足利氏

之能吞南朝。全制海內也。由此言之。雖曰尊氏勝匡胤。可也。雖然。足利氏將帥驕蹇。叛服無常。不獨師直也。宋豈有此乎。此由樹兵與不樹也。則時勢之異。然焉爾歟。曰。不特然也。匡胤嘗論唐莊宗曰。二十年夾河百戰。不能以軍法約束諸將。直兒戲耳。吾雖愛養將帥。苟不用我命。有劍而已。使匡胤目足利氏。得不亦謂之兒戲哉。而宋自匡義而後。威刑不復振。足利氏得義滿。能繩以法。果非兒戲也。

足利高氏

松林漸

足利高氏使弟直義爲執政。謂之曰。吾慕右大將之
賞罰必信。而憾其用刑過刻。女副我意。勿猜且吝放
功臣焉。或曰。高氏罪惡貫盈。天下之所不容。何望於
右大將。持其度量之大有過焉者。觀於此言可知已。
余曰。噫。是高氏之狡耳。蓋所謂不猜者。非不猜。不能
猜也。不忌者。非不忌。不能忌也。何則。高氏蔑棄君恩。
敢行亂逆。天下之人誰不惡之。然而逐利貪名之徒。
所以相率而歸之者。何也。所求者貨財耳。利祿耳。故

高氏之所得而驅使者非貪妄無耻之徒則皆桀鷲不逞之人少不充其求則掉頭而去是以高氏之待諸將士微勲必錄細功必賞惴惴然惟以不失其意為務當是時雖有猜忌之心將安施哉吾嘗觀世之驕子其父平居柔聲和色唯聽其所為及一旦有大過乃赫然聲之勃然色之鞭朴箠楚之則彼必裂眦戟手而怒何也狃其父之恩也高氏蓋知之故彼奪人妻而不制也發人墳墓而不責也至畧人子女及天子之公卿而猶不問也蓋高氏之所患者不在政

刑不立而在將士叛我以為我藉其力以成我志耳他非所問也而恐天下後世之以已為怯懦故藉口右大將欲以昧其迹不亦狡哉且直義非其弟乎高氏既忌之矣而獨曰不忌諸將士天下豈有此理耶吾故曰非不猜不能猜也非不忌不能忌也右大將石橋山之敗平廣常以万衆來會右大將不許輒見使人責其遲緩而彼臣事我之心益固高氏至呼赤松則村為父而群臣叛服無常終身不能戡定禍亂嗚呼夫英雄之所以御人者豈在區區貨財利祿之

間哉。

卷之一

一

足利尊氏

木下業廣

奸雄之將得志於天下也。必有所挾焉。挾名也。挾利也。源右府挾除平氏之名。而啗士以利。北條氏挾奉將家之名。而懷民以惠。皆取之於人之所失。挾之以取天下。人執利而失名。則取名而挾之。人執名而失利。則取利而挾之。數變其術。以成霸業者。足利尊氏也。方北條高時之時。土地兵馬之權。猶在鎌倉。而高時放流天子。身犯大義。名既失矣。於是尊氏挾勤王之名。以鼓動一方。元弘恢復之後。新田楠諸公。以忠

勲藩翰皇家。當此時。名又非尊氏之所得而挾焉。而獨見朝廷武功不酬。而將士怨望。於是不愛土地名器。推授之於人。而後天下喁若嚮之。故尊氏之舉兵。所以挾名而非新田義貞蹇蹇之心。其據國所以挾利而非赤松圓心怏怏之意。去與就。無非濟私之術者矣。蓋聞師直為壯。曲為老。尊氏前日之事。幸而出於直。宜其兵氣之旺盛也。至乎後之所為。則悖逆無道。犯凌大義。而百折不挫。竟以得其志者何也。禮與食人之所同欲也。以禮而得食。天下莫不至焉。以禮

則不得食。不以禮則得食。天下有絕廉者。獨能執禮。而不能以勝舉世惡饑餓之心。則無食之禮。不足以致人。而無禮之食。足以合衆。使中興之政。苟存公道。則人誰不樂乎順乎。顧主心驕盈。芥視武士。奪之食而責其禮。欲衆餓之不顧而之。他求其可飽之地。難哉。抑余又聞之矣。自古英雄脚士。恩以養之。故驅之水火之中。而不畔。威以制之。故加之苗蓐之上。而不狎。而其恩必有名。威必有義。名義所在。能使人不至乎畔與狎也。尊氏公然舉兵抗天子。名義並失之。其

所以控制將士者。特在於權利而已。而天下將士。一且靡然從之。犯不義之名。而不顧者。亦在於權利。上下交以權利而遇焉。難乎其俱全也。故在南朝屢振之日。而直義直冬之數倫。師直師泰之跋扈。桃井山名之驕侮。紛然起於內。而尊氏不能一正其罪。其意謂我既無名。狎乃其所也。我既無義。一旦正之。畔又其勢也。與其畔而勢孤。孰若狎而用強。是以避而解之。忍而容之。終身不免窘迫。乃其後世管領擅權。諸侯爭地。子孫竟為臣屬所滅者。其勢有所由來也。嗚

乃三十

呼。使姦雄得乘其所失。以挾之。其尤在朝廷。而詐謀譎計。奪諸萬乘之君。以失諸臣屬之人者。亦奸雄之可悲也。故余論足利氏之所以興亡。以為後世君臣之監。

足利尊氏

安積 信

足利尊氏運籌出奇。用兵如神。不如楠正成。英武絕倫。能得士心。不如新田義貞。提矛躍馬。摧堅挫銳。不如名和長年。而卒能霸天下者。特以有權譎愚人之術耳。後醍醐帝之在船上山也。北條高時使尊氏西上。尊氏知人心既厭北條氏。欲挈家歸王室。高時疑之。乃留妻子。示以誓書。高時大喜。贈室器餞之。是愚高時也。高時已亡。帝論功頒賞。以尊氏為第一。為三州守護。實為過賞矣。而猶抱失望之心。戢翼匿爪。偵

綱目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伺時釁。護良親王知其姦。欲誅之。即賂寵姬。橫加讒構。帝不察。捕親王幽之。是愚帝也。後奉命擊破北條時行。遂居鎌倉。自稱征夷大將軍。施私惠。收人心。八州將士翕然歸之。雖北條氏黨與皆傾心景附。是愚八州將士也。羽翼既成。飛揚跋扈之心。滋甚。將決意而叛。猶懼名義不正。誣奏義貞罪狀。與之相訟。鬪王師方來。則佯發忠誠之言。自遁入寺。截髻。弟直義上杉。能等大駭。百方曉諭。又陽為不得已。遂叛。是愚直義諸將也。及率兵犯闕。為王師所敗。蒼黃西奔。九

州諸士爭就之。狂猷復熾。然恐三軍諱叛逆之名。私請廢帝之勅。以壯士氣。是非特愚九州將士。並愚廢帝也。王師不競。駐驛于叡山。乃詐乞降。回鑾輿於京師。而幽之。是再愚帝也。其他天下將士皆為其所愚。弄獨屹然。與之相抗。而不受籠絡者。楠氏新田氏而止耳。名和氏菊池氏而止耳。世謂尊氏權譎。皆直義所指喉。殊不知尊氏愚天下。而秘其機。凡罪惡皆嫁之直義。直義雖黠。亦墮其五里霧中。而不自悟。術亦狡矣。然則尊氏愚人之術何如。曰利。利者人之所欲。

也苟非忠義出于天性者孰肯輕棄利而爭就害哉
當是時帝怠政事惟婦言是用賞罰錯亂除中興勳
臣之外排抑武弁將門士類降爲編氓憤怨思亂者
盈海內矣尊氏察時勢以爲天下之土地人民非吾
有也城池兵甲非吾有也名位爵秩金帛貨財非吾
有也夫非吾有而與諸人以得天下則天下之土地
人民甲兵貨財將捨我而安往於是視貨財如瓦礫
視土地人民如草芥舉以鼓舞一世之將士將士喜
其利也躍然相率歸之如魚赴淵獸走壙况帝復驅

而就之此其所以愚天下籠絡之也雖然我以利誘
之彼亦以利應之有利則就無利則去故直義弟也
而叛之直冬子也而叛之高師直足利高經腹心也
而叛之山名氏清仁木義長爪牙也而叛之其他將
士忽服忽叛紛如亂絲終其身不能混南北戡騷擾
其餘毒延及子孫雖閱十三世而叛亂相尋遂無寧
歲以迄于亡是以聖人之得天下以誠不以詐以義
不以利國祚綿延維持鞏固數百年之久而無一旦
土崩之憂正爲此也彼尊氏者何足以語之

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為之。豈在。前。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繼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

楠正行

松林 漸

嗚呼。元弘建武興國正平之際。微楠氏父子。其誰能扶正統於將傾。挫逆賊於方熾哉。而或者議父子之死太速。余曰。正行之死。或然矣。正成則吾無間然。蓋臨陣輕死。武夫戰士之常。至如將帥以身關國家之盛衰者。則可死而死。可生而生。惟適其時之為貴。故苟活偷生。固愚夫之所耻。知時全身。亦智者之所勉。顧正成之賢且智。豈不明於此哉。必有以也。且嚮赤坂之陷。正成曰。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既知其未可

以死既知其未可以死矣。湊川之敗也。正成之意。必曰。仁能撫衆。勇能威敵。爲三軍之司命。誓不與賊並存。則新田義貞在焉。出將入相。獻可替否。務納君於道。則源親房在焉。率與羽之兵以應緩急。則源顯家在焉。利害不能回其志。盛衰不能變其節。視死如飴。百折不撓。則結城宗廣。名和長年。兒島範長等在焉。吾死而朝廷尚有人也。當是時。帝方信任羣小。苟吾死焉。而帝果幡然悔悟。以軍國事一委義貞等。不從中制。則猶或可以立功。是其所以逆料熟慮。出此而

不顧也。當正行之時。天子春秋方富。疆土日蹙。其危如累卵。有能仁以撫衆。勇以威敵。爲三軍之司命。誓不與賊並存者乎。曰。義貞既死於越前矣。有能率與羽之兵。以應緩急者乎。曰。顯家既死於攝津矣。有能不爲利害回。不爲盛衰變。視死如飴。百折不撓者乎。曰。宗廣長年。範長等諸老。相踵沒矣。獨有一親房。而衰老殆非昔日。則神器之所賴以重。朝廷之所賴以尊者。正行也。天下之所望莫若正行。正行一日未死。則天下之民心一日未離。天下之人望一日未散。天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卷之一終
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日未撓。正行獨何以死哉。吾嘗
論賊之走鎮西。菊池武敏逆戰。一敗塗地。城尋陷。武
敏逃匿山中。武敏勇士也。城陷大辱也。以勇士遇大
辱。寧不知一戰暴骨之為快。然而未死者。知鎮西籍
已以為重也。義貞之奉太子赴越前。太子為賊所獲。
義貞何面目對天下。然而亦未死者。知朝廷籍已以
為重也。由是觀之。正行蓋未可以死矣。

續皇朝百家論文鈔卷之一終

